

詞塵

卷一
卷二



詞

慶生



詞

慶生

香研居詞麈目錄

卷一

原詞之始本於樂之散聲

論詞曲工調之理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論今之南北曲本於宋之燕樂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詞麈

目錄

一讀畫齋叢書乙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論半聲變律

論四清聲

論樂無徵角兩調之故

論徵調

卷二

論變宮

論鬲指聲

論側商調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論太樂繁聲可刪而燕樂不可刪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之於

詞曲

論逸調

論筆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論宋行在譜

詞塵 目錄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論南九宮譜之誤

論九宮合譜之誤

論樂之和與不和

論沈括筆談之誤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紫霞翁論工尺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混成集

古今樂律通譜

論中管和繆

論五聲

卷三

岐伯撰樂

王仁裕論樂

竇儼知音

西涼樂

論中聲

詞塵 目錄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各宮字譜

樂府雜錄別樂識五音二十八調圖

楊誠齋作詞五要

論中原音韻

論敦掣住三聲

論折字

花拍

殺借殺

拍板謠

樂節

宮調所宜

論歌

李易安論詞

王平羽衣譜

王弇州論曲

論俗樂可鄙

記夢

詞塵目錄

四讀書齋叢書乙

卷四

太平樂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聲

論南北曲之分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論今曲無勾字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論本朝談律呂者

論頭管

論笙

論簫

論古笛今笛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燕樂新書字義

宋俗樂譜

今世俗樂字譜

卷五

詞塵目錄

宮調發揮

度曲正譌

總論

五讀畫齋校書乙

研香居詞塵目錄

香研居詞塵卷一

歛西方成培仰松 述

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

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

詞塵卷一

一讀書齋叢書乙

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培雖爲此說未敢自信後見朱子全集有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閒添却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始信鄙說之不繆

沈括筆談云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沈此言亦可證余前說也

論詞曲宮調之理

宋詞元曲雖相承註有宮調而自有明以來尠有通其理者朱子嘗曰今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又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宋時且然況近世乎如萬紅友詞律疑仙宮卽道宮九宮各譜總論引騷隱居士之說不識有黃鐘宮何以又有正宮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何以又有羽調夷則爲商何以又有商調其於旋宮宮調之理茫然如此沈詞隱最號精專亦莫明其所以然也培嘗讀宋仁宗樂髓新經其說最爲詳悉今撮爲圖于左則十二均八十四調之目較若列眉矣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黃鐘之宮爲子爲正宮調 太簇商爲寅爲大石調

姑洗角爲辰爲小石角 林鐘徵爲未爲黃鐘徵

南呂羽爲般涉調 應鐘變宮爲亥爲中管

蕤賓變徵爲應鐘徵

右黃鐘均之七調

其法黃鐘之均則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以太簇

爲商音之調以姑洗爲角音之調以林鐘爲徵音之
調以南呂爲羽音之調此五音之正調也又加以應
鐘爲變宮之調以蕤賓爲變徵之調此二變調也其
爲七調古謂之七宗又謂之七始漢志稱舜欲聞七
始是也夫五音得二變而後成音猶四時得閏而後
成歲此自然之理或謂殷之前但有五音至周始加
二變以成七音者非在郊廟之樂則以黃鐘宮太簇
商等爲名在燕樂則以正宮調大石調等名別之所
以分別樂之雅俗其實一理也餘十一均倣此至於
用調製詞度曲之法詳于培所撰宮調發揮度曲正
譌兩篇另載于後

詞塵卷一

三讀畫齋教書乙

大呂之宮爲高宮

夾鐘商爲高大石

仲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夷則徵爲大呂徵

無射羽爲高般涉

黃鐘變宮爲正宮調

此黃鐘清

聲

林鐘變徵爲黃鐘徵

右大呂之均七調

太簇之宮爲中管高宮

姑洗商爲高大石

蕤賓角爲歇指角

南呂徵爲太簇徵

應鐘羽為中管高般涉

大呂變宮為高宮

此大呂清聲

夷則變徵為大呂徵

右太簇之均七調

夾鐘之宮為中呂宮

仲呂商為雙調

林鐘角在今樂亦為林鐘角

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為商之次故旋用林鐘正管之

聲為角

無射徵為黃鐘徵

黃鐘羽為中呂調

黃鐘正律之聲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

太簇變宮為中管商宮

此太簇清聲

南呂變徵為太簇徵

詞塵卷一

四讀畫齋校書乙

右夾鐘之均七調

姑洗之宮為中管中呂宮

蕤賓商為中管商調

夷則角為中管林鐘角

子聲短非蕤賓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為角

應鐘徵為姑洗徵

大呂羽為中管中呂調

正聲

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

夾鐘變宮為中呂宮

此夾鐘清聲

聲

無射變徵為夾鐘徵

右姑洗之均七調

中呂之宮為道調宮

林鐘商為小石調

子聲短非中呂

為宮之次故旋用正聲為商

南呂角為越調

黃鐘徵爲中呂徵

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

太簇羽爲平調

太簇正聲長非林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姑洗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右中呂之均七調

蕤賓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無射角爲中管越調

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旋用正聲爲角

大呂徵爲蕤賓徵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

正聲長非

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仲呂變宮爲道調宮

黃鐘變徵爲中呂徵

詞塵卷一

五讀書齋校書乙

右蕤賓之均七調

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南呂商爲歇指調

應鐘角爲大石調

太簇徵爲林鐘徵

正聲長非林鐘

爲宮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姑洗羽爲高平調

正聲長非南呂

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蕤賓變宮爲中管道調宮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右林鐘之均七調

夷則之宮爲仙呂

無射商爲林鐘商

子聲短非夷則

爲商之次故旋用正聲爲商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

正聲長非

無射三分去一為角
之次故用子聲為角

夾鐘徵為夷則徵 正聲長非夷則

三分去一為徵之
次故用子聲為徵

仲呂羽為仙呂調 正聲長非無射

三分去一之次
故用子聲為羽

林鐘變宮為南呂宮

太簇變徵為林鐘徵

右夷則之均七調

南呂之宮為中管仙呂宮

應鐘商為中管林鐘商 子聲

短非南呂三分去一
之次故用正聲為商

大呂角為中管高大石角

正聲長非應鐘為商
之次故用子聲為角

姑洗徵為南呂徵 正聲長非南呂

三分去一為徵之
次故用子聲為徵

蕤賓羽為中管仙呂調

詞塵卷一

六讀書齋叢書乙

夷則變宮為仙呂宮

夾鐘變徵為夷則徵

右南呂之均七調

無射之宮為黃鐘宮

黃鐘商為越調 正聲長非無射為宮

之次故用
子聲為商

太簇角為變角 正聲長非黃鐘為商

三分去一之次
故用子聲為角

仲呂徵為無射徵 正聲長非無射

三分去一為徵之
次故用子聲為徵

林鐘羽為黃鐘羽 正聲長非黃鐘

為商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子聲為羽

南呂變宮為中管仙呂宮

姑洗變徵為南呂徵

右無射之均七調

應鐘之宮為中管黃鐘宮

大呂商為中管越調

正聲長非

應鐘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

夾鐘角為中管雙角

正聲長非

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

蕤賓徵為應鐘徵

正聲長非應鐘

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

夷則羽為中管黃鐘羽

正聲

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

無射變宮為中管黃鐘宮

仲呂變徵為無射徵

右應鐘之均七調

培按此所謂十二均八十四調也以十二律為經而

以五音為緯即禮運還相為宮之法儒者勦襲古人

詞塵卷一

七讀書齋為林取書乙

成說徒知有旋宮之號而不識有姑洗角林鐘徵諸

名又不悟大石調即太簇商殷涉調即南呂羽之類

使古人至精至微之法等于紙上空言而不知元聲

在天地閒未嘗一日亡也今取通典註于樂髓新經

之下可以一目了然若黃鐘之律自為其宮者如黃

鐘為夾鐘之羽為仲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

商此黃鐘之五聲也在八十四調中按之即見餘十

一律倣此

又按周禮大司樂圓鐘為宮鐘即夾黃鐘為角太簇為

徵姑洗爲羽一條正旋宮之法而周世樟五經類編
注云圓鐘三法與旋宮法不同其說不可信夫不悟
己學淺鄙而反疑周公所說經生之見何其陋哉

論今之南北曲本于宋之燕樂

或問於培曰還宮之法既有八十四調而近世所傳曲
譜北曲宮調凡十有七南曲宮調凡十有三多寡若是
其不同何也荅曰宋燕樂獨以夾鐘爲律本收四聲曰
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
閏者角之子聲不收者不用以爲曲也此夾鐘收四聲

詞塵卷一

八讀書齋校書乙

之略也其宮聲七調曰正宮即黃鐘宮曰高宮即大呂宮曰中呂

宮即夾鐘宮曰道宮即仲呂宮曰南呂宮即林鐘宮曰仙呂宮即夷則宮曰

黃鐘宮即無射宮此七調皆生于黃鐘黃鐘之均以黃鐘爲

宮聲故宮聲之調皆生于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石調

即太簇商曰高大石調即夾鐘商曰雙調即仲呂商曰小石調即林鐘商曰

揚指調即南呂商俗曰商調即無射商曰越調即黃鐘商此七調

皆生于太簇黃鐘之均以太簇爲商聲故商聲之調皆

生于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即南呂羽曰高般涉調即

射曰中呂調即黃鐘羽曰正平調即太簇羽曰南呂調即大呂羽樂隨新經

無南呂調之名呼
為中管中呂調
曰仙呂調
即仲呂羽
曰黃鐘調
即林鐘羽又呼高平

此七調皆生于南呂黃鐘之均以南呂為羽聲故羽

聲之調皆生于南呂也角聲七調曰大食調
即應鐘角
曰高

大石角
即黃鐘角
曰雙角
即夾鐘角
曰小石角
即仲呂角
曰揭指角
即蕤賓角

曰商角
即大呂角又名中管高大石角
曰越角
即太簇角
此七調皆生于

應鐘黃鐘之均以應鐘為角聲故角聲之調皆生于應

鐘也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今之南北曲率本于

此但體製稍有不同而宮調未始有異其不及二十八

調之數者則以殘缺失傳故也至八十四調乃十二律

詞塵卷一
九讀書真為叢書乙

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為曲調爾十二律中宋人

燕樂獨取夾鐘為律本何也荅曰十二律兼四清聲為

十六聲惟夾鐘為最清
就十二律論之應鐘聲最清加四清聲校之則惟夾鐘為最清

故通考譏為靡靡之音則燕樂以夾鐘為律本者亦取

其聲之悅耳而已然培嘗取姜堯章自製詞旁譜照其

工尺歌之被于管弦其腔猶有雅淡之意不甚悅時人

耳則今之崑腔更為靡靡已朱子曰大抵古樂多淡十

二律之外又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雜于正聲

之間樂都可聽此數言可以證燕樂取夾鐘為律本之

意矣或又問曰律本二字殊爲難解何以謂之律本可得聞乎荅曰律本見前漢志晉志謂黃鐘爲諸律之本也然十二律皆可爲律本故凡製腔之始與奏樂之時必用管色以定字眼蓋十二律字眼旋宮各自不同故也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古人亦是如此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清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今世樂工相傳正宮以下七調正宋人夾鐘爲律本之遺法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詞塵卷一

十讀書齋叢書乙

黃鐘宮

正宮

無射商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鐘羽

中呂調

右五調竝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黃鐘宮正律用合字餘四調變半用六字姜夔越九歌雲蒼涼一首凡四疊自注無射商越調起調畢曲竝用黃清同此可證但無射商古名商調今日越調未詳

大呂宮

高宮

應鐘商

南呂角

蕤賓徵

姑洗羽

右五調竝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大呂宮正律用下

四餘四調半律用下五字

太簇宮

黃鐘商越調

無射角

林鐘徵

仲呂羽

仙呂調

右五調竝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太黃兩調正律用

四字餘三調變半用五字姜夔淒其我思一曲兩疊

自注側商調黃鐘商竝用太簇畢曲同此但用應鐘

起調小異培有說載後

夾鐘宮

中呂宮

大呂商

林鐘角

大食角

夷則徵

蕤賓羽

詞塵卷一

上讀畫齋校書乙

右五調竝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夾大兩調正律用

下一餘三調半律用上五姜夔登崇丘一曲四疊自

注夾鐘宮用夾鐘畢曲林鐘起調與此小異故曰吳

調也白石揚州慢詞長亭怨詞竝自注中呂宮兩結

旁譜皆作丙此卽下一也同此可證

姑洗宮

太簇商大石調

黃鐘角

高大角

南呂徵

林鐘羽

黃鐘調又名高平調

右五調竝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始太黃三調正律

用一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近世有高億當姑洗

半律姜夔鞭臥龍一曲凡五疊自注高平調林鐘羽皆用姑洗起調畢曲同此可證

仲呂宮道宮

夾鐘商高大石調大呂角商角

無射徵

夷則羽

右五調竝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仲夾大三調正律用上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姜夔玉副筭曲凡四疊自注蜀側調夷則羽皆用仲呂起調畢曲然則無清聲者亦可用正律也但當比正律稍高始協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越角

應鐘徵

詞塵卷一

十二讀書齋叢書乙

南呂羽般涉調

右五調竝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蕤姑太三調正律用勾字今無勾字當用高仕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

林鐘宮南呂宮

仲呂商雙調

夾鐘角雙角

黃鐘徵

無射羽高般涉調

右五調竝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林黃兩調正律用

尺字餘三調半律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仄近林鐘半

律姜夔海雲碧曲三疊自注雙調用林鐘起調而用

仲呂畢曲與此微異

夷則宮

仙呂宮

蕤賓商

姑洗角

大呂徵

應鐘羽

右五調竝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夷蕤姑大四調正

律用下工姜夔暗香疎影兩詞自注仙呂宮兩結旁

譜竝作下卽低工也低工古謂之下工同此可證餘

一調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仁近夷則半律

南呂宮

林鐘商

小石調

仲呂角

小石角

太簇徵

黃鐘羽

中呂調

右五調竝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南林太黃四調正

詞塵卷一

三讀畫齋校書乙

律用工字仲呂角是南呂半律古無清聲

無射宮

黃鐘宮

夷則商

蕤賓角

揚指角

夾鐘徵

大呂羽

南呂調又名中管中呂調

右五調竝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皆正律用下凡姜

夔民荼嬴曲四疊自注古平調無射宮又愛予親曲

三疊自注中管般瞻調大呂羽竝用無射起調畢曲

同此可證般瞻卽般涉龜茲人白蘇祇婆語猶華言

羽音也培按樂髓新經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調今

姜詞自注大呂羽而又曰中管般瞻者疑其兼用應

鐘羽聲故又姜惜紅衣詞自注無射宮起韻兩結旁譜俱作分八卽下凡の疑卽四字所謂寄殺也

應鐘宮 南呂商 揭指 林鐘角 姑洗徵

太簇羽 正平 調

右五調竝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皆正律用凡字姜夔師環城曲二疊自注中管商調南呂商用應鐘畢曲但以夷則起調與此異按樂髓新經蕤賓商為中管商調今姜詞自注南呂商而又曰中管商調者疑其兼用蕤賓商也

詞塵卷一

古讀書齋校書乙

右圖本之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注孔氏正義參以律呂新書唐宋史樂志三通等書會通其義括為斯圖又采姜夔越九歌旁譜以為雅樂工尺之證又取惜紅衣暗香疎影三詞旁譜以為俗樂工尺之證雖世遠音亡不能盡通其奧而音樂之矩度大略具於此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正宮 合字住清 高宮 下四 中呂宮 清上五

住白石揚州慢長 道宮 住上 南呂宮 尺字

亭怨二曲正同 黃鐘宮 卽無射宮用下凡住

仙呂宮 下工住白石暗香二曲同此

以上七宮其起調畢曲之字並與各宮住字同 大石調下四住清下五住起畢一字

高大石調下住清五字住起畢上字 雙調上字住起畢尺字

小石調尺字住起畢工字 搗指調工字住起畢凡字

商調下凡住起畢六字白石霓裳序中第一兩結旁譜作日即下凡下凡也同此可證

越調六字住起畢四字白石湖仙詞兩結旁譜作多即六字住兼上四畢曲也

般涉調工字住起畢勾字即今高住 高般涉調下凡住起畢尺字

中呂調六字住起畢亦用六字 正平調下四住清五字住起畢凡字

南呂調下四住清下五住起畢下凡 仙呂調上字住起畢下四清五字

黃鐘調尺字住起畢一字 大食調凡字住起畢下一

詞塵卷一 五讀畫齋藏書乙

高大食角六字住起畢下一 雙角上五住起畢尺字

小石角上字住起畢工字 搗指角勾字住今當用高住起畢下凡

商角下五住起畢上字 越角五字住起畢勾字今用高住

姜堯章曰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凡曲言

犯者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故道調曲中

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也培因摘二十八調

住字圖之于右並註起調畢曲字于旁而八十四聲

可類推矣二十八調中止七宮聲起調畢曲住字皆

相同中呂一調亦相同餘二十調則起調畢曲字與

住字各異後見沈存中補筆談所載燕樂二十八調
殺聲正與此圖同惟高平小食角用一字般涉用四
字歇指角用尺字小異乃後人剗削之譌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或問於培曰先儒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畢曲者
曲之收聲一字也子所撰圖詳哉其言之矣然畢之義
與住無殊而白石所云十二宮住字與六十調畢曲之
字又多不同其故何也荅曰如黃鐘宮調曲中七音贊
助之處以黃鐘爲宮聲故名黃鐘宮若無射商調則以

詞塵卷一

十六讀書齋校書乙

黃鐘爲商聲故名無射商夷則角則以黃鐘爲角仲呂
徵則以黃鐘爲徵夾鐘羽則以黃鐘爲羽此五調乃黃
鐘之五聲故皆用黃鐘起調畢曲也餘調倣此然此五
律各自不同若不以各宮住字兼用而區別之則此無
射商四調竟似黃鐘宮一調矣故每一調有起調畢曲
之字又有十二宮住字以別之斯一曲之中七音相宣
綺交脈注條理粲然不亂杜氏所以有錦繡文章之喻
也通典解十二調文之以五聲云文之者以調五
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此言最善比喻故起
調畢曲者曲之綱而十二律住字者曲之目也古之人

明乎此故推之可至於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百
聲萬寶後人昧此則條理粲然宮商姦亂不自知爲何
宮何調亦竝不成其爲宮調也矣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又問起調畢曲住字之有關於鐘律如此而白石旁譜
校此往往又有出入若似乎不拘拘於此者何也荅曰
音律之微千變萬化不明其不變者則變者不可得而
知也六十起調畢曲十二宮住字此古人所示一定規
矩所謂不變者也明乎此然後正旁偏側推而用之可
至于千八百聲而無窮馬融之反商下徵白石之側商
側犯皆此理之彰彰可證者故旁譜出入正白石精于
音律處豈可與不知樂者同年語哉使但知規矩方員
而不明方員大小之隨時變易不過終于八十四聲而
止矣彼逸調出乎八十四聲外者又將何以知之耶

論半聲變律

黃鐘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
大太一半聲夾姑二半聲蕤林四半聲夷南五半聲無
應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蕤賓而下則有

變律蕤一變律大二變律夷三變律夾四變律無五變律仲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爲聲氣之元

論四清聲

或問黃大太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餘律皆有半律而無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大太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右二則先哲論之已詳此摘其要畧以備覽

詞塵卷一

六讀畫齋叢書乙

論樂無角徵兩調之故

九宮各譜引騷隱居士之說曰宮商羽各有調而角徵獨無之皆不可曉培謂此等道理豈眞無可考究但後人論詞曲者只知于詞曲求之而不能博考諸經史故其所見如扣槃摸象然如今北九宮有商角卽大呂之角聲何謂無角調乎但要識此角之閏聲非正角耳至於無徵調之理請備論焉朱子大全集有一條問温公

言本朝無徵音朱子荅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

徵無角亦無之

培按周禮大司樂黃鐘爲角闔丘奏之太簇爲角方丘奏之大呂爲角宗廟奏

之是古有角調也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宋

朱子偶忘之耳進士彭几進樂書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

尚缺朝廷從之命太常教坊同補為之故朱子云依舊

也這個也只是無徵調不是無徵音此兩句如今人曲

子即今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

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拍

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

頭聲與尾聲不是徵此一段真說得明白暢達這却不知是如何其

中有個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

去做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

不是依舊走了此數句見朱子審音之精不知是如何每句兼用黃

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

此見朱子虛心闕疑處後培讀姜夔徵招自序乃知徵為去母調

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古人不用爾蔡元定謂二變不可為調鄭世

子又謂可為調是皆未明其聲之不美耳今錄姜序於此而畧註釋其義庶

覽者可以得之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

數十曲音節駁矣余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

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為去母調如

黃鐘之徵以黃鐘為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

詞塵卷一

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亦皆具母絃而不用其

說詳于余所作琴書惜此書不傳然黃鐘以林鐘為徵言黃鐘之

均以下生林鐘為徵住聲于林鐘此句人多不解言每拍住聲處用尺字也若不用黃

鐘聲言如不便自成林鐘宮矣尺字兼用合字方是黃

鐘徵黃鐘下生林鐘為徵是黃鐘為林鐘之母也若不

兼用合字便全是林鐘宮非復黃鐘之徵矣豈非去母

調乎隋唐舊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欲矯隋唐舊譜之失一句似

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此教坊大使丁

仙現對蔡京之說見避暑錄話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于臣民事

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宮離而

詞塵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乙

不附者是已兼用母聲故曰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以徵為主故清者高亢不重黃鐘故濁者

下遺此大晟欲矯舊譜之失而不悟其失愈甚也因再

審音之精盡此數句矣但後人耳不聰故莫能知

三推尋唐譜竝琴弦法而得其意黃鐘徵雖不用母聲

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即應鐘徵變宮應鐘聲即中管用凡字

若不用黃鐘而用蕤賓應鐘即是林鐘宮矣黃鐘宮以應鐘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而林鐘宮以應鐘為角蕤賓為變宮故

黃鐘徵多用蕤賓應鐘聲而不用黃鐘聲即是林鐘

宮矣此音學分別毫芒至妙至精之處非白石其孰能知之然所謂不可多用者指起調過變畢曲而言非謂曲中七音贊助之處也吾觀宋元樂家者餘十一宮徵流亦渺明斯理今人則絕無知之者矣

調做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

燕樂不必補可也

無清聲者不用六字上五字下五字緊五字不用此四字則其聲淡泊人

不喜聽故燕樂難用或疑琴瑟無工尺何以施之琴瑟不知古人以管色定絃其音亦自合工尺也古今來少

徵調之故恍然特少角調姜未發明培意唐宋非無角調也但取閏聲之流美而不收正角故朱子謂無角調

耳此一曲子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乃

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為無病矣此

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

古樂府有

下徵調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鐘為宮南呂為商林鐘本正聲黃鐘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

商下徵每名異李善注云南呂本黃鐘之羽變為下徵之商皆以黃鐘為主而已培按林鐘宮以太簇為徵下

生南呂為商今黃鐘宮不以南呂為羽而反以南呂為商故曰下徵調也然必以黃鐘為主若不以黃鐘為主

詞塵卷一

王讀畫齋叢書乙

則是林鐘宮矣觀此知白石所製徵招亦以南呂為商也蓋下徵之調又在八十四聲之外所謂逸調也逸調之變其出無窮聲音之道微乎微乎清角者黃鐘宮以姑洗為角今用其閏聲不用正聲故謂之清角

補徵調

葉少蘊避暑錄話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

併以命教坊宴樂同為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

樂工所能為

知音如仙現亦不明無徵調之故此理若非白石自序則後世無緣知之矣不

可以意妄增徒為後人笑蔡京不聽屢使度曲皆辭不

能以一樂工而能不屈意迎合遂使他工為之踰旬獻

數曲卽今黃河清之類而終聲不諧末音寄殺他調京

不通音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尙書少庭
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闕京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環
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落韻卽落
腔白石所云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香研居詞塵卷一

詞塵卷一

三讀書齋藏書

白石所云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落韻卽落
腔白石所云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不願音韻出界字決餘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尙書少庭

香研居詞塵卷二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論變宮變徵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淮南子云鐘不比于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為繆所以濟五音不及也變聲

詞塵卷二

一讀畫齋校書乙

非正故不為調或問何以謂之相去一律二律荅曰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宮以太簇為商黃太之間只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為角太姑之間只隔夾鐘一陰律以林鐘為徵以南呂為羽中間只隔夷則一陽律此所謂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鐘徵之間却隔仲呂蕤賓兩律南呂羽黃鐘宮之間却隔無射應鐘兩律此所謂相去二律也故于二律之中取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以和之此音律至妙至妙之處也宋陳賜樂書深排二變之說蓋由未達

此理耳

論扇指聲

姜堯章湘月詞自注卽念奴嬌扇指聲于雙調中吹之
隔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
也後人多不解扇指過腔之義培思索久之而後悟其
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卽太簇商雙調爲仲呂商律雖
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字仲呂當用
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簫管四上字中
閒只隔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隔指之閒又此
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在隔指之閒故曰隔指聲
也能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所以欲過腔者必緣起
韻及兩結字眼用四字不諧配以上字聲方諧婉故不
得不過耳余思得其義甚覺快然遂記之以質世之知
音者

論側商調

姜堯章琴曲自序曰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
裏唱伊州余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
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

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他言側者皆同此一段甚深難解培觀姜越相側商調一曲始略悟其旨蓋大食調爲應鐘角黃鐘商乃黃鐘之正聲當用太簇起調畢曲今姜此詞用太簇畢曲而用應鐘起調曲中多取應鐘角爲變宮變徵之聲非黃鐘商之正故曰側商耳側弄側楚側蜀皆是此義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元豐閒楊傑言大樂之失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

詞塵卷二

三讀書齋叢書乙

一律歌一言此論甚紕繆姜夔言大樂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正闕楊說也善夫朱子之言曰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觀此則知以一聲叶一字非樂煩手淫聲亦非樂也鄭世子云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若止以一聲配一字何得謂之永言哉

折掣義見後反
聲丁聲未解

論大樂繁聲當刪而燕樂不可刪

假令黃鐘醉花陰

醉花陰卽今詩餘南北曲非大樂此是借說

本五句竝換

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清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爲襯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鐘清角非黃鐘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竝其襯字亦用詞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培按繁聲唐宋人謂之纏聲太眞傳明皇吹玉笛遲其聲

詞塵卷二

四讀書齋叢書乙

以媚之卽纏聲多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贈板音方旖旎悅耳卽淫哇之謂古靡靡之音也善乎稗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其製詞有那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于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樂天詩云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疎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雖然培謂大樂則當去其繁聲若燕樂如今之曲子但去其那慢之詞便足不必盡以此例之也

劉貢父詩話云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
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安定先生許太學諸生
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惟鹿鳴采蘋數章故
稍蔓延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耳
蓋太學所習雖宜雅淡然究非郊廟比故不妨稍存纏
聲以活潑性情況燕樂乎此正胡先生通達人情處也
或又問曰所云上字起調便是黃鐘清角非復黃鐘宮
何也荅曰五六凡工尺上乙四合此九字一定次序也
六者黃鐘清聲今從六五凡工轉至上共五個字而律
之序黃太夾姑共五律是此曲以中呂上字配爲角
也黃鐘宮以姑洗爲角故曰是黃鐘之清角也如用合
字起調始是黃鐘宮耳今之樂工絕不知此理又何怪
乎倚聲家都不問音律爲何物而儒者之論樂同于影
響耶

詞墨卷二

五韻書齋叢書乙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於詞

曲

鄭世子載墳謂凡曲無一定之調一詩而十七宮調皆
可更迭奏之又云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首一言用

其月之律譜之次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內七聲贊助成曲末復歸于本律斯爲協律非謂章首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一字十二律皆可協矣培按此論郊廟雅樂則可欲以施之詞曲則繆甚何以言之唐樂志開元禮圓丘樂章降神用豫和圓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凡六變而其辭四字八句皆同又宋史樂志郊祀山陵皆有導引共數十曲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此二條卽世子之說也故曰以論郊廟雅樂則可然考宋制南郊樂

詞塵卷二

六讀畫齋叢書乙

其宮圓鐘

卽夾鐘之別名

明堂樂其宮夾鐘夾鐘生於房心之

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示其宮函鐘

卽林鐘之別名

林鐘生于未之氣未爲坤位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則郊廟之樂亦有一定之宮調各有精義不容移易而不必盡如世子之說矣至于詩餘南北曲卽宋金元之燕樂源於國風與郊廟之樂源於雅頌者其製度音調本自不同其曲至爲繁多欲奏某律卽有某律之調在不用東移西

湊故以曲牌名細區別之原不欲其通融出入耳蓋文章之道其體愈卑則其法愈密此天地閒自然之理不獨詞曲爲然若念奴嬌本大石調又轉入道調雙調此亦如湘月隔指過腔之例蓋亦無多乃精音律者偶爾變通之事不必如世子所云也王安石言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永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永依聲也張橫渠先生曰古樂決非先製腔此二說者皆不可以論燕樂也紹興四年國子丞王普上言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崇寧以後乃先製譜而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觀此知雅樂燕樂之分矣

論逸調

沈括言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竇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也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入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至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

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培按國史纂異載洛陽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懼而成疾樂工曹紹夔鑪磬數處其聲遂絕僧問所以夔云此磬與齋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遂愈此亦虛室琵琶自應之類若近世俗工奏樂從未見有樂器自應之者蓋緣其音調乖戾全不合律故耳吾家密之先生曰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彈仙翁則內位亦動如定三絃子爲梅花調以小紙每絃貼之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絃之紙亦動師夔鑪磬不應猶之茂先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哉

詞塵卷二

八讀畫齋叢書乙

論筆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沈括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

大晟樂用魏漢津指律故高二律以下

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

清高五節

緊五

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

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
理知音類能言之此不備載培按沈所云十五聲蓋以
私意推之謂其聲如此當以合字當大呂下四近太簇
云爾非當時樂工以下四爲太簇高四爲夾鐘也故與
白石歌曲所載譜不同非姜譜譌誤也沈所謂殺者卽
十二律之各有住字也如中呂當用上字住之類住者
殺也所云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如中呂不獨歸
上字住而兼用他字殺也余嘗怪今人唱曲不明宮調
之理其住聲不能盡歸本律由沈言推之則自宋已然
緣燕樂取其悅耳不比雅樂古淡則其住聲勢不能用
一字必兼用他字方流麗旖旎此理之自然非人所能
強也但不可如今樂工全不知宮調一味隨意亂殺耳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括又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
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又
高教坊一均以來惟北狄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
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按此則南

宋時民間樂已與教坊不同駸駸欲近於今日之崑腔矣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朱子沈括皆言調葉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然後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弦取之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培按古人奏樂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京房謂竹音不可定律故造爲律準然準法不傳後世定絃莫向於管矣近世彈葉苟簡徒知布瓜取聲之巧相傳調絃有得道仙翁自在輕閒月朗風清流水高山十六字又有定當達理定兩段已非古法近人併此法不用只知彈仙翁兩字安能得宮商之正

論宋行在譜

朱子言張鎡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歷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

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亦以清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培按此北宋大樂配字之法也然實未盡善美夔進大樂議言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正指舊譜專以清濁配字之失也至于詞曲若依此法則更疎矣然則其法當如何始能諧協曰當先定其宮調當用何管色當用何字殺而歸重于起韻兩結其中之清濁高下若轉圜然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音也如崑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則聲律之理亦淺甚矣而何古今來知音者之不數數耶其說詳余所撰宮調發揮覽者熟復之而有進焉則不獨有助於區區之詞曲而已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或問十二律還相爲宮是樂有十二宮也今南北曲譜相傳名爲九宮譜何居荅曰樂有十二宮二十四宮又有七宮六宮獨無所謂九宮者今南北曲譜名爲九宮譜蓋相沿之誤也何以言之宮者宮聲之調也十二均

各有其宮聲之調故謂之宮調其商角徵羽四聲別之曰調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此所謂十二宮也十二宮各有變宮一調合之是二十四宮也此皆樂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姑置勿論若宋人燕樂只得四七二十八調其宮聲之調不過七宮而已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今之南北曲譜本于宋元實止六宮故輟耕錄云北曲凡六宮十三調今北曲譜又缺揭指宮角三調僅存六宮十一調南曲譜又缺道宮不過五宮八調而已余故曰以九宮名譜相沿之誤也樂髓新經

詞塵卷二

十三讀書齋錄書乙

論律呂相生有五太七政六甲九宮之說此指太一九宮之宮以配七政六甲非宮調之宮也或借此以名譜庶幾其可然而南北曲之從無九宮則填詞家不可不知也王元美藝苑卮言載何元朗之說曰北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一似輟耕錄俱未見者如元朗言是北曲有十宮矣尤可笑也

論南九宮譜之誤

今南九宮譜較北譜缺道宮多羽調多仙呂入雙調有中呂仙呂南呂三宮而無中呂仙呂南呂三調此編譜

者不識宮商之理誤以中呂三調合之中呂三宮故少此三調也不知宮是宮音此三調乃是羽音相去逕庭如何合得且中呂三調皆羽音而律各不同中呂調卽黃鐘羽南呂調卽大呂羽仙呂調卽仲呂羽也東山鈞叟南曲譜乃無中呂三調反混列羽調一卷何耶此南九宮譜之誤也

論九宮合譜之誤

從來南北曲譜未有如九宮合譜之善者然其紕繆正復不少如南曲之仙呂入雙調本之琵琶記卽古之犯

詞塵卷二

三讀畫齋叢書乙

調也蓋仙呂調爲中呂羽雙調爲中呂商此兩調皆當用上字住故仙呂調可入雙調若認爲仙呂宮入雙調則誤仙呂宮乃夷則宮當用低工字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九宮合譜不明此理改爲仙呂入雙角繆之甚矣不知雙角乃夾鐘角當用高五字住仙呂宮仙呂調皆不能入也嗟乎此特宮調之規矩聲音之淺事而自有明以來倚聲家鮮有能知之者而况樂律之精微乎犯調不始于南北曲宋詞已先有之如蘭陵王本越調聲犯正宮淒涼犯本仙呂調而犯商調之類其義詳見

白石道人歌曲又如江月晃重山八音譜諸曲亦採數調合成而不註曰犯者以採自本宮原不相凌犯故也九宮合譜謂犯字之義實屬何居而更名曰集曲大非又言唐宋詩餘無相犯者妃青媿白創于後人何見之不廣也

九宮合譜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此正古人隨月用律之義然按其所以配無一月不差謬者則以不辨宮商不明律呂之過也如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乃不用之七月而以配正

詞塵卷二

十四讀畫齋叢書乙

月此誤會誠齋元宵用仙呂宮之說培有辨載後大石調爲太簇商何以配三

月而不用之正月乎至於閏月用仙呂入雙角尤爲不倫蓋天下事明其理則粲然綱舉目張雖繁而不紊不明其理必至揣影尋聲附會而不通匪獨樂律爲然閏月用律當各隨其月也

論樂之和與不和

周密癸辛雜識云嘗聞梨園舊樂工言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

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按今人奏樂多犯此病一折之中數宮雜見實始於高則誠琵琶記後人無識往往效尤不知音樂所大忌也則誠才大不易及惟此是其短處北西廂便無此病

論沈括筆談之誤

沈存中筆談頗畱心律呂然亦有未達處如疑中管仙

詞塵卷二

十五讀書齋藏板音乙

呂調乃是蕤賓聲又言今中呂宮却是古之夾鐘宮南呂宮乃是林鐘宮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不知宋制雅俗調名各異雅樂蕤賓羽卽俗樂中管仙呂調雅樂夾鐘宮林鐘宮卽俗樂中呂宮南呂宮也沈以此爲疑則亦未明夫旋宮之理矣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于詞曲

鄭世子云凡係黃鐘起調畢曲者中閒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黃用林凡係林鐘起調畢曲者中閒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林用黃用太葢黃生林而林生太上下相

生脈絡貫通故也若用他律則轉調矣培按此說本于冷謙啟敬所撰樂譜蓋郊廟之雅樂若燕樂正不必如此嘗考之姜夔歌曲其所自譜工尺殊不若是之拘則今人度曲一以聲之高下相比而成未必非唐宋之遺法但不合起結不知音律亂入他調耳此最今日樂工大病

紫霞翁論工尺

楊纘字繼翁號紫霞翁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周草窗言翁妙于音律令人寫譜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

詞塵卷二

十六 讀書齋叢書乙

余叩之曰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閒義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者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培按字之高下相宣而以工尺之高下配之此音律中最淺近事非難知也然曲師中吾僅見一兩人曉此足見今人之墨墨矣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宋仁宗洞曉音律觀所著樂髓新經迥非當時議樂諸臣所及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

猶古樂

閻百詩徵君讀作歡樂之樂謂作音樂之樂與田獵不倫不知古人君舟行有雲吹武事有騎吹正與論

樂相關

又曰自排徧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

自入破之後侵亂矣至此鄭衛也時又有教坊樂工謂劉几所奏樂純清而不濁乃鄭衛之音培謂此工煞知音几弗如也

宋李照阮逸改鑄鐘磬蜀人房庶深非之著樂書補亡三卷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棊瑟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

詞塵卷二

七 讀書齋叢書乙

草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鐘鑄磬宮軒爲正樂而概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樂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雖使後世聖人復生不能舍杯孟几案而復俎豆菅席之質然則八音之器豈異于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音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恣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

淫聲哉此一段最近理真說得痛快特未可與迂儒語

庶此言當矣然其所著耳書又往往自相矛盾然不特宋燕樂去古樂不遠

卽今劇本亦去古不遠培幼年見吾鄉祈年報賽所演皆古傳奇忠孝事其時風俗淳厚近二十年來亂談腔盛行專取淫穢支離不通之說演爲正本世人多喜觀之而風俗大壞則今樂古樂豈果有異哉通考言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宋史言鄭衛風雅不異器斯言也可謂知樂矣

混成集

詞塵卷二

大讀書齋叢書乙

齊東野語云混成集脩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白樸天籟集又有所謂榷場譜者惜此二書不傳古調零落後人編輯僅存百一而已

古今樂律通譜

宋王洙王氏談錄云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
今樂與古樂之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如
言黃鐘某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管之某
穴皆衝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音
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
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培嘗謂工尺十六字乃三代
之遺法古聖人吹律正音卽製有此十六字無俟後人
吹灰累黍紛如聚訟觀談錄此條足證余說之不妄衝
貫爲表其法甚善余嘗欲倣爲之一洗南北九宮之陋

詞塵卷二

九讀書齋校書乙

惜世無好事者爲余梓行之而止也

論中管和繆

或問八十四調中如太簇宮爲中管高宮蕤賓商爲中
管商調之類何以謂之中管荅曰中管云者先正謂其
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
韻重雖強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爲不逮故古人
製曲罕以爲調以其非正音也然謂聲在二律間則是
謂音韻重無所表異則非也旋宮之法窮極豪芒何云
無所表異觀万俟咏春草碧詞自注中管高宮則亦未

嘗不用爲調矣曰二變何以謂之和繆荅曰一曲之中終始只是一音而其中必以五正音爲經二變音爲緯以助之然後成曲非二變則不和故曰和繆也家密之先生曰如醫家繆刺之繆蓋以繆和之取濟耳此言是也

論五聲

宮聲沈厚粗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商聲勁凝明達而上而下歸于中爲臣聲調則刑罰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官壞

詞塵卷二

二千讀畫齋叢書乙

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然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閒謂之角啞啞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墮齒合而脣啟謂之徵倚倚然噦噦然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則置竭齒開脣聚謂之羽詡詡然醜醜然右見樂髓新經管子言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鳥在樹聽宮如牛鳴窳中聽商如離羣羊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文古奧不易會正好與新經參看

明人劉濂撰樂經元義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一段
近于誣誕培謂不然蓋樂生于人心非樂不和而致君
驕財匱乃君驕財匱必形于樂中耳葉適曰舜聞律音
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旣以己致治復以
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唐太宗魏徵所能知也此論最
精濂之輕斥古書可謂妄矣

香研居詞麈卷二

